

銀杏王

阮道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银杏王

阮道明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杏王/阮道明著. —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50-0196-6

L. ①银… II. ①阮…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653 号

银杏王

阮道明 著

责任编辑 谢 曦

编辑助理 刘 炫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196-6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许怀中

连江县作协主席阮道明送来一叠厚厚的新编散文集《银杏王》书稿，请我写序。记得2005年，也是这样的暑天，他送来也是一叠厚厚的《野芹菜》散文稿，约我作序。在中秋节皓月当空的夜晚，我写完了序。序中写道：“一个孜孜不倦、辛勤耕耘、执着追求的形象不断地在我眼帘跳动。”

人说阮道明是一位地道的乡土作家，我以为然。在我看来，阮道明的乡土味，大体可分两种：一是他从小及大直至退休，始终生活在家乡连江，他身上所散发的，是对这片乡土的眷恋和热爱；二是作品的取材和行文风格，同样寄寓浓烈的乡土情思和气质。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基层行政管理者，而退休之后，却接连有作品和文集问世，而且具有强烈的写作特色，这不能不赞叹作者的勤勉与执着。

这一切，都源于作者的“责任”。在《其蔬也馥 其蕴也丰》中写道：“或许农耕时代，与责任田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情怀。有了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我后来从事什么行业，总是把‘责任’二字铭刻心间，还有什么比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更神圣？”这种朴素的情怀，渗透到作者的血脉之中，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的全部。

过去总是无法挽回的，如果这个过去又属于个人的生活史，那么，留恋、回忆过去就是必然的。而一代人的生活史总是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场景，于是，书写个人生活史的散文，不论它的个人色彩有多么强烈，这样的散文也总是公众性的，即，有许多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可以从阮道明的《银杏王》文集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和启发。《银杏王》的大部分文章，都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突出一个关键词“记”。我特别欣赏他抒写了少年在家乡卖柴火、烧木炭、捕溪鱼、抓毛蟹、捉黄鳝、拾田螺、挖薯榔等生活片段为题材的那些散文，如《牛缘》、《柱杖》、《种丝瓜》、《番薯情结》等篇。作者是个热爱家园、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人。他重观察、重欣赏、重聆听、重思考、重哲理。他对身边的物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他视它们为友伴，珍惜它们的存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

1

序





《儿时的麻笋干》的感触：“麻笋干啊，你，凝结着母子深情。默读你，是一部奇书；感受你，是一种厚爱；诠释你，是一部经典。”如《小小烧炭工》，作者这样描写：“木头烧成炭，是经过一番炉火烤验，脱胎换骨。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心路历程，有感而发，这可能就是当年烧木炭留下的启迪，耐人寻味。

无论是作者笔下的连江历史名人，还是对当代连江人的印象，都是连江人物谱的生动体现。书中记述的侨贤、企业家、医师、演员等，他们身上都散发连江气息。而在乡土气息浓郁的描写之中，往往凸现了乡土的变化，尤其是连江改革开放春风带来的新面貌，这是这本散文集另一个可取之处。《贵安古村换新颜》写了贵安招商引资，科学发展观带动了贵安脱贫致富，崛起新天地。作者往往动态地来写家园，如《绿色小沧》，从历史小沧，写到山水小沧，直写到绿色小沧。“绿色是一种和谐的颜色，它象征着平衡、和谐和生命力。小沧正在努力打造绿色的精神家园。留给人们的将是一个自然天成的生态印象。”《神往的可门港》写了港口历史的变迁，如今一个大型火电项目定格于可门港，打造海峡两岸现代制造业和物流业合作基地，“形成两岸产业对接的集聚区域和祖国大陆对台直接‘三通’的‘两散’物流节点。”融叙述、写景、抒情于其中，言简意赅，入体入理。

阅读《银杏王》，窥见作者上善若水的创作境界。这本散文集，以小见大，意蕴颇深，笔致灵动。这是这些年作者耕耘的新收获，可作为“自传体”散文来读，确实给人启迪与教诲。美国诗人奥登说：“通过讲出真实，使人不再迷惑和陶醉。”真实和“土味”，或许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因此，阮道明的散文变得更加耐读了，这不啻是令人欣喜的好现象。

是为序。

2013年8月于榕城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厅长、省文联主席，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委员）



目

录

1

家 园 印 记

故乡的银杏王	(3)
儿时的麻笋干	(5)
小小烧炭工	(7)
其蔬也馥 其蕴也丰	(9)
砍柴记	(11)
往事溪边田	(14)
番薯情结	(16)

目
录





一次难忘的集体年夜饭	(18)
大年三十卖柴记	(20)
种丝瓜	(23)
花菜情	(25)
牛缘	(27)
挖薯榔	(29)
记忆中的油菜花	(31)
母亲的斗笠	(33)
葱汤麦饭话麦葱	(35)
走过田埂	(37)
童年捉鱼趣	(39)
记忆中的拗九粥	(41)
大年三十拉板车	(43)
捉毛蟹趣事	(45)
巧捉黄鳝	(47)
拄杖	(49)
拾田螺往事	(51)
缅怀大哥阮经在	(53)
大姐夫擀面	(56)
月饼的滋味	(58)
贵安拉面	(60)
“集体”养鸭记	(62)
覆釜公路走笔	(64)
母校不了情	(66)
架起心中的“侨”梁	(68)
情满畲家新村	(70)
鹿池村的传说	(72)
岱江浦东大桥	(74)
长浦公路情思	(76)

先 贤 礼 记

李弥逊与西山濂湖.....	(81)
游琏墓与戚继光.....	(83)
探幽吴文华墓陵.....	(85)
拜谒陈第墓道.....	(87)
董应举结庐八仙岩.....	(89)
林森钟情青芝山.....	(92)
种在石缝间的香樟.....	(94)
萨镇冰在西溪.....	(96)
浩气长存棋盘堂.....	(98)
玉山长存英烈魂	(101)
瞻仰罗乃琳故居	(103)
黄花碧血卓秋元	(105)
访林西惠故居遗址	(108)
畲家英烈蓝协峰	(110)

邑 人 速 记

3

尚奉献 德所在

——记福州闽发集团董事长林尚德先生	(115)
海外赤子郑时敏	
——美国福建公所主席郑时敏先生印象	(117)
走近庄惟春	(119)
侨贤阮孝木	(122)
行善欣然刘官政	(125)
记陈宏略名医	(128)
富佳老总陈惠	(130)
自强不息庄后奇	
——记奇盛（香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后奇先生	(133)

目
录





金朝水的创业路	(135)
畲族企业家蓝建明	(137)
吴昌达先生二三事	(140)
张伯金的人生境界	
——记张莹文化研究会会长张伯金	(142)
古道热肠郑时浩	(145)
王文奇的闽剧情结	
——连江艺昌闽剧团速记	(147)
兰金泉精制“黑珍珠”	(150)
李丰的绿色情怀	(152)

游踪漫记

福地炉山	(157)
神往的可门港	(160)
观音山行旅	(164)
福成桥的前世今生	(166)
绿色小沧	(169)
演绎“春天的故事”	(171)
海带情结	(173)
胜日寻芳蝉步村	(175)
城郊崛起新畲村	(178)
沙洲情韵	(181)
壶江文化广场散记	(183)
岭头林场速写	(185)
梅洋梅花节散记	(187)
面对长门炮台	(189)
南湖春秋	(192)
琯头千年“樟抱榕”	(194)
透堡南街杨氏宗祠	(195)
造访孙氏宗祠	(197)

走进连江龙门陈氏宗祠	(199)
丁家祠堂随笔	(201)
岩下“留耕堂”古民居	(203)
南海神坛往事今生	(205)
烟雨炉峰寺	(207)
寻访贵安古廉碑	(209)
舍光禅寺与舍光塔	(211)
玉华寺今昔	(213)
座洋山回峰亭记	(215)
闲话鲤鱼朝天	(217)
汤岭古驿道	(218)
贵安古村换新颜	(220)
古道边上屏峰村	(222)
透堡古道	(224)
马祖纪游	(226)
走近瑞岩弥勒石像	(231)
游联奎公园	(233)
走进九龙山相思林	(235)
屏南竹韵	(237)
周宁鲤鱼溪	(240)
田螺坑土楼群	(242)
永远的长江	(244)
丽江古城散记	(247)
寻幽蝴蝶泉	(249)
漫步青岛栈桥	(251)
宝岛妈祖缘	(253)
感受台湾野柳	(255)
金门中堡古民居掠影	(257)
金门“虚江啸卧”感怀	(260)
品味郑和汉酒	(262)
咀嚼韩国泡菜	(264)





韩国“三八线”记游 (265)

读 书 札 记

记忆童年听写时 (269)

与古书结缘 (271)

生产队老屋 (273)

我的诗词老师 (275)

孤灯课读忆当年 (278)

阮籍《咏怀》诗丹照古今 (280)

从血管里喷出的诗声

6

——赏析郑思肖《爱竹歌》 (282)

长征精神铸史诗

——重读毛泽东《七律·长征》 (284)

艺精情重焕异彩

——观吴文娟剪纸艺术展 (287)

《无弦琴声》弦外音

——记闽籍旅美女作家梁善德女士 (289)

朴素生命的诠释

——读诗集《亮出心灵的证据》 (291)

真情随心腾诗浪

——读何宗玉的《虎东吟韵》 (293)

后记 (295)

家园印记



故乡的银杏王

故乡有棵银杏树，据说已有 300 多岁高龄了，它挺拔、俊秀，帅气十足，乡亲们都尊称它为“银杏王”。银杏王长在长龙镇嵒下村旧大厝里边，位于著名的炉山南麓的虎头岗，海拔 390 多米，东面有水牛岗蜿蜒起伏，西面有青龙岗逶迤曲折，正面不远处，有才溪源流“哗哗”流淌，构成了两面青山环抱一面临水的优美格局。银杏王地下根含而不露，深情地扎进虎头坑边肥沃、丰润的红壤土层，直立伟岸的树干高达 19 米，树皮灰褐色略显纵裂，胸襟宽广，腰围达 4.18 米，不大不小的扇形叶片，碧玉色，珠联璧合，枝叶连缀，织就一张冠幅宽广的巨伞，平均东西长 13 米，南北长 15 米。树冠南面，荫着一段大厝里村落杂石铺就的古道，道旁便是三亩池塘，碧水盈盈。眼前旧宅基、池塘遗迹芳草萋萋，簇簇六月麻竹星罗棋布，青翠欲滴。

相传，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连江上山、透堡、丹阳、贵安讲学，期间常驻足长龙。时年正遇老天久旱不雨，他从县城要去馆读授课，途经长龙嵒下，在极度焦渴中，发现虎头涧一股清泉冒涌，赶忙开怀畅饮，清甜的泉水，洗涤了所有的旅途劳顿。他顺势坐在半坡一块开阔地闭目养神，喃喃自语“好山、好水、好风光”，恰巧被山边一个陈姓樵夫撞见，樵夫以礼相邀，热情款待了他。朱熹甚为满意，运用堪舆术道理，帮樵夫指点迷津。此后，樵夫按朱熹的点示，勤俭持家，在池塘边养了一群母鸭，奇怪的是只只母鸭每天生两粒蛋，早一粒，晚一粒。后来养了母牛、母羊，每每生的都是双胞胎，樵夫很快发了财。于是他在朱熹饮水处，修了一口长 1.2 米、宽 1 米的水井，还在朱熹休息的地方建起了大厝，安了家，便留下了嵒下陈姓大厝里先祖拓荒、繁衍、艰难跋涉的足迹。大约在清康熙年间，有一陈姓书生赴京赶考一举得中，他尊祖训，从京城带回两棵雌雄银杏树苗，一棵种在村子对面的广应寺旁（“大跃进”时期被砍烧炭），一棵种在大厝里边，作为自家“旗杆厝”的庭园小树，银杏树很快成材。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嘉庆五年（1800），这里相继走出了陈球蕃父子、曾孙、玄孙四代共四个武举人，还有一些很有知名度的社会名人。岁月沧桑，随着社会发展，陈姓后辈好多搬迁新址，有的去省城，有的迁居海外等地，古厝已成遗址，但斑斑驳驳的断壁残垣，显赫的旗杆座，连同傲立山前





的银杏王，仍平心静气地诉说着过往历史……

那一天，我亲切而又自豪地拍着银杏王结实的身段，摸着它粗糙的皮，发现在近地的树干上有一道 10 多厘米长的刀痕。一位岚下老同志告诉我，那是 1941 年连江沦陷时，一个日本士兵在银杏王树下走过，突然从树上莫名其妙掉下一块石头，把士兵砸伤，士兵恼羞成怒，拔刀砍树。岂料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树神显灵，一时刀断，臂膀也脱了臼，痛不欲生，不久便死在北岭古驿道边。乡亲们对这棵风水树十分信仰，每逢过年过节，都有人备丰盛的菜肴，祭树神，祈求平安。不管什么年代，政治风浪如何变幻，陈姓后代呵护银杏王如尊祖敬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银杏王。

银杏，别名白果树、公孙树，是现在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活化石”，是集果用、叶用、林用、药用、防护、观赏于一体的多用途树种。故乡的山水和古树名木间，人与自然相生相容，我的人性中最初的纯真，或许就在这儿过滤和哺育。

我生长在炉山香炉峰南麓边远山村，小时候大哥和我都在岚下姨妈的慈爱中长大，大厝里还是姨妈和哥哥的良师陈学庆先生的祖厝，伟岸的银杏树在老屋旁遮阴，斯情斯景仍历历在目。斯人已去，树王迎客，它的雄姿、魅力、格调，触动了我的乡思，而这一方深沉、肥沃的红土地，以青葱静谧的温馨，陶冶了我的情怀。银杏王，在金秋阳光折射出的氤氲里，我眼前的世界似乎显得更加博大，更加丰富多彩。

2007 年 1 月 18 日

儿时的麻筍干

麻筍干谓为何物？它非竹非筍，其实是一条柔中带刚的竹枝，父母们常拿它当鞭子，鞭打不懂事或犯错的孩子。麻筍干打在身上不痛不痒，却有麻麻辣辣的感觉。我母亲有一条特制的麻筍干。它选中老练遒劲的新鲜竹枝，然后放到灶火上烘烤，直烤到枝丫的皮面渗出“汗青”，彰显出韧性且耐用。母亲还在它的粗端用红头绳围扎9个圈作为饰物，既尊严又吉祥，用它来教子起到恩威并举之效。

母亲是位农家妇女，文静清健，善良开朗，乐于助人，因此人缘特别好，村里人都很亲近她。然而，在家里，她对我们兄弟姐妹管教特别严厉。记得小时候，我天真、好动、顽皮，还带有冒险的个性，常常邀一群小伙伴去一座荒山上。尽管那座山险峻难攀，但我们可以去山涧捉鱼，在林中掏鸟蛋，在荒地采野果，因此乐此不疲。母亲担心我的安全，数次警告我，但我只当耳边风。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横下心，亮出那特制的麻筍干教训我一顿。这是我第一次尝“麻筍干”的滋味。

小孩子容易淡忘往事。不久，趁着父母下地劳动之机，我又偷偷地邀一群小伙伴，溜到屋后的小山岭，比赛爬树功夫。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七上八下，好不容易爬上一棵杨梅树。谁知上树容易下树难，费了好大工夫还是下不来。那时正值暮春天气，山区的天说变就变，刹那间乌云密布，大雨将至。小伙伴们各自飞也似的往家跑，而我还在树上下不来，真是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急得哭了起来。不一会儿，风雨交加，我成了一只落汤鸡。由于冷雨侵袭，我蜷缩着身子，狼狈不堪。正当我进退维谷之际，母亲像救星一样出现在我眼前。回到家，母亲忙将我衣服脱光，紧接着用热水为我擦洗身体，还熬了姜汤为我祛寒。看着母亲为我做着这一切，我的心里难过极了，真恨自己又做了错事，给母亲添麻烦，心甘情愿地再次吃“麻筍干”。这一次，母亲显然把“鞭子”抽得比前次更严厉、更沉重。我自知理亏，任凭母亲鞭笞，始终没有哭一声。打着打着，母亲却泪挂满脸。这一次麻筍干的滋味，至今刻骨铭心。

自从那以后，我仿佛长大了，也仿佛变了一个人，再也没有挨过母亲的麻筍干。母亲的麻筍干虽然失去了功用，但我永远铭记那条麻筍干，永远铭记它对我的警示与启迪。





1974年，生如春花绚烂、走如秋叶静美的母亲与我们永别了。我面对着那支还挂在墙上的母亲特制的麻笋干，心里涌动起莫名其妙的爱惜，连忙把它当成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

麻笋干啊，你，凝结着母子深情。默读你，是一部奇书；感受你，是一种厚爱；诠释你，是一部经典。

2006年1月8日